



锐
小说

黑司街的 纸钱

马大湾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黑司街的 纸钱

马大湾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黑司街的纸钱 / 马大湾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 1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8249-6

I. ①黑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1930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文 珍 周思仪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◆ 棱角视觉
ANGLE AIR VISION

书 名	黑司街的纸钱 HEI SI JIE DE ZHI QI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8 2插页
字 数	140,000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我只带了一把刀 却卷入了一场枪战

——英伦俚语

黑司（Hayes）街位于黑司区，在伦敦西部郊区，历史上曾隶属于肯特县。

——维基百科

目 录

卷 首	I
跟柏林说再见	3
跟巴黎说再见	23
纸钱的黑司街	73
坐牢的前戏	93
牢狱之灾	153
跟伦敦说再见	239
后 记	251

卷 首

这是一个叫明必的中国男孩在伦敦坐牢的故事。说明必是男孩有些牵强，他毕竟已经 30 岁了，一定要说是男孩，也只能算是个老男孩了。

明必的父亲是一个中学地理老师，有几分木讷，几乎没有任何幽默感。他无论如何没想到，他给儿子的这个文绉绉的名字居然会与冥币——死人用的钱谐音。在中国，死人也要用钱。

而在一个叫梅依依的姑娘嘴里，冥币不重要，明必也不重要。但每每叫他名字的时候，她总会笑。她说叫冥币莫不如直接叫他“纸钱”。他爱她，她叫他什么也觉得无所谓。死人用的钱，对于活人无论如何也重要不起来。

梅依依是谁？梅依依是让明必痴迷的一个女孩。梅依依比明必小 5 岁，他们相识时，梅依依整 24 岁。说她是女孩，应当应分。

明必对梅依依狂热的迷恋是常人无法理喻的，而这个女孩却不爱明必。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么奇怪，奇怪而简单。

跟柏林说再见



1

故事开始时，明必已经是孤身一人。在他眼中，他从未主动想去离开某个人，因为他胆子小，小到不可思议。

他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已经结婚了，当时才 27 岁不到，这场婚姻仅仅维系了一年。他们俩的故事发生在德国柏林。

他三年前结识了比他大 2 岁的莉亚·詹金斯，也就是他的前妻。两个人像其他大多数情人一样相恋了。一年后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明必果断地向她求婚，莉亚答应了，二人随即在当月就举办了婚礼。

结婚后的第二年，又是明必坚决地向莉亚提出离婚。莉亚·詹金斯是一个性格温婉的女人，在明必面前她更像一只温顺乖巧的小猫，从来都是默默地在他身边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不管生活中发生多大的变故，莉亚对他永远满

怀着虔诚的执着。

直到他们离婚前夕，她对他的照顾和体贴都是无可挑剔的，而明必的情绪却变得十分难以捉摸，并且脾气暴躁，简直糟糕透顶。

他尤其厌倦莉亚的那种沉默，不论大小主张，他向来都是两个人中那个做决定的人。对于莉亚来说，明必便是一切，她的欲望里充满了对明必的爱，只要明必在，那么她自己的位置可以低到不能再低，这是她的本能。

明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他们婚后的生活是一团糟的，他也时常悔恨自己当初求婚的决定。

按照明必对莉亚的说法，他们两个离婚有如下原因：一、莉亚根本不想跟他结婚，她答应结婚是她不知所措的一种表现；二、他自己发现婚姻没有改变他之前对生活的种种厌恶，反之，他似乎更憎恨生活了。

这两点原因是明必认为必须解释给莉亚的，他是男人，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。

莉亚什么也没有说，也没有追问，脸上不带一丝表情地离开了家。

离婚后的几个月里，他曾经不止一次找过莉亚，完全是出于对独自一个人生活的不适应。她每次先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与他重归于好，但她还是没拒绝他见面的要求。

明必每次都要强调莉亚曲解了他的意思，他并非想和莉亚重归于好，只是想见个面，叙叙旧而已。两人见面了，

吃了饭或者喝了茶，最后还是回到了明必的住所，睡在了一张床上。

从她面对明必时平和的面容和语气不难看出，她对他和从前一样，没有任何的憎恨和不满。莉亚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而他的冷淡无情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她对明必的感情。每当他们俩做爱之后，他会把身子放松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莉亚依偎在他的怀里。

明必对她说：“那是性格所致，认清这一点吧，越快越好，不是吗？”莉亚则紧紧地抱住明必的手臂，像往常一样什么也不说。她享受着能和明必亲密的每一秒钟。

第二天早上，莉亚会为明必准备早饭，之后悄悄地离开他的住所，每一次都是。

他最后一次见到莉亚是两周前，莉亚站在他住处的门口静候他的出现。明必当时是接到莉亚的电话才匆忙赶回去的。莉亚已经站了有些时候了，脸上露出一丝疲态。他问她为什么不进去坐下来等，莉亚摇摇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她知道他的备用钥匙放在蹭脚垫的下面，另外她那里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，那是他亲手交到她手上的。

明必打开了门，请莉亚进去说话。莉亚没有动弹，再一次摇摇头。她不想再进去了，再也不想，因为那样只能让她更难过。

明必轻蔑地叹了口气，因为他已然猜到莉亚接下来将要对他说的话……莉亚有些哽咽地告诉明必，她认识了一

个男人。

她说，她好像爱上了这个人。

她觉得她如果再来见他，会让她爱的那个人不愉快。莉亚希望明必能够理解她的处境，请求他不要生气。莉亚从她的手袋里掏出那把钥匙递给他。明必接过钥匙，歪着嘴，点点头，说了句谢谢。莉亚摸了摸明必的肩膀，表情略有些难过地盯着明必。明必看看她，很无奈。

莉亚问明必：“你会恨我吗？”这时她的手仍然停留在他的肩膀上。

明必合上了歪着的嘴，笑着说：“走吧，离我远点。有人比我更需要你……滚吧，我恨不恨你，跟你没有关系，那是我的事。”

莉亚依依不舍地拥抱了明必，他试图躲开，但她抱得十分坚决，明必用了很大力气才勉强推开她。没等莉亚走下楼梯去，明必已经进了门，然后狠狠地甩上了房门。

莉亚的眼泪马上就要滴下来，她的心一定是难过极了，但眼神里还是透露出对明必的担忧。莉亚仰起脖颈，强忍着眼泪，离开了他的住所。

而明必进门后一头栽在了地板上，显得极其郁闷。这下子他真的只有一个人了，他不可能再去找莉亚来为他排解寂寞的痛苦……他低着头，用莉亚还给他的钥匙在地板上划来划去，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记。每划一道，下一道就更深更狠，好像每一道对于他来说都意味深长似的。

明必慢慢地起身，用他的右手颠了一下莉亚还给他的钥匙，然后使足全身的力气将钥匙扔向走廊尽头的镜子。镜子被砸得稀烂，走廊里，甚至卧室里，到处都是细小的玻璃碎片。明必穿着皮鞋，毫不在乎地从碎玻璃上走了过去，衣服也没脱，就一头倒在床上，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明必起来后去超市买来了三副胶皮手套。他把三副都套在了手上，戴到第三副时，由于胶皮发涩的缘故，已经十分困难。他小心谨慎地，一片一片地，把所有的碎片拾了起来，丢在了一个布袋子中。

为什么他要如此愤怒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莉亚的生活继续了，而他自己还在这里，还在原点……他穷酸地过着之前的日子，作为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作家，他仍试图去写一些小说，而生活本身却是乱七八糟的，少有乐趣。

与莉亚最后一次见面后，明必时常向自己发问：“我到底恨不恨她？我难道嫉妒她的生活？嫉妒她过得比我强？”“绝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嫉妒一个像莉亚这样的女人的，嫉妒只会让自己变得低贱，我绝不会那么做！”

在明必的臆想中，莉亚过得比他差多了，这是他故意编造的假象，因为他根本不清楚莉亚现在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明必不仅编造，还要告诉自己莉亚是如何如何想象他的。他内心感慨：“她（莉亚）的一辈子已经因为我的消失而丧失了所有意义……这样说来，她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……但只要明必这个人没有咽气死掉，在她的脑海里就

会永远有一丝对我的念想，她就会去找别人来代替我，最后发现我才是她生活中唯一无法被取代的……而除了我，她还拥有什么呢？想必没剩下什么了吧……她想的还是我，不管她所谓爱上的那个人长了几个鼻子，胳膊多长，屁股分成几瓣……”

逐渐地，明必脑子里编造的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他以为的真实，谎话说上三遍，即会成为现实。这一切对于他来说，才是真切且不可动摇的记忆。从那以后，明必便不再对莉亚的事情感兴趣了。

自那以后，他似乎进入了一种平静但又死气沉沉的状态。他几乎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，如果说了几个字，也只是自言自语。

他尝试去写作，为此他丢弃了所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写作的东西，其中包含大量与莉亚有关系的物件——衣服，她用过的浴袍，写给他的便条，听过的唱片，甚至莉亚和他都喜欢吃的饼干，诸如此类的。

几天过去了，他连半个字也写不出来，他大多数时间只是在一张白纸上乱画，然后再涂掉，浪费墨水。要是他拿起一本书来读，看上几行就又合上，书被乱放，厨房的餐桌上一本，沙发上一本，床边更是摞了一大堆书和杂志，还有脏兮兮的旧报纸。

整洁对于原来的明必来说是多么重要，他不可能忍受这样的杂乱无章，他会发疯，宁肯毁了一切，也不可忍受

这般的脏乱。

明必自我安慰的能力是惊人的，他因脏乱而愤怒，但当他只身一人时，他不会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，他更愿意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，推到甚至已经与他生活毫无关联的人身上。明必恨他们曾经出现过，凡是出现过的便多多少少打扰过他。

他内心希望他们过得不好，不是因为他恨这些人，而是他不愿意恨自己罢了。在明必的眼里，他们都应该下到地狱里，那是早晚的事情。

2

在柏林的莫阿比特区有两条很特别的街道，一条叫胡腾街，另一条叫贝尔利辛根街，它们分别以 15 世纪的两个德国人命名。贝尔利辛根街之所以特别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废弃了的西门子工厂，几十年前生产过涡轮机，而不是电冰箱。

胡腾街是明必常去吃饭的地方，因为那里的馆子便宜实惠。

过了三个礼拜后，明必不得不去附近的药房买些止咳的药水和消炎药，他每晚都咳嗽，这使得他几乎无法入睡，就算睡着了，也会被肺子的痛感和嗓子的干痒折磨醒，之后就再也睡不着。他无意中抽的那根烟只是一个引子，其

实他的身体早已经积攒了各种有害的细菌和炎症，这都与他之前两个礼拜极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；他的脸色难看透顶，比饥荒时的难民还要恶劣。

从他的寓所出来，单单是下上个二十几级楼梯都要咳嗽半天，呼吸困难。就这样，他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强忍着疼痛走到了外面，终于呼吸到了一口久违的新鲜空气……瞬间，咳嗽停止了，病似乎也好了一半，但是他的胸腔还在隐隐作痛。

明必实在太虚弱了，他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，走上两步就要扶墙站上一会儿，但呼吸到新鲜空气还是让他振作了许多。他暗下决心，不能再憋在家里，否则他不久就会死，孤独地告别这一生。

他试着多走上几步再停下来休息，但以他当下的身体状况，这几乎不可能完成。他勉强走进了药房，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喘气，一只手用力撑在柜台上。药房的护士见势马上倒了杯温水过来，递给明必喝。明必这会儿看上去和一个病入膏肓的乞丐差不多，眼睛里一点光芒都没有了。

他轻声地对护士说：“请给我消炎药和……止咳的药水。”

话音未落，明必又开始猛咳起来。他干脆将屁股沉甸甸地砸了下去，身体像一堆沙子一样绵软无力。护士扶他起身，搬来了一把椅子，然后把药帮他装好。明必接过药直接拆开，吞了几片，他也顾不上数了，喝光了一整杯水；接着

又拧开了止咳药水，直接喝了一大口。

护士问他要不要再来点水，他无力地摆了摆手，合起了双眼……过了一刻钟，明必不情愿地被药房的人叫醒，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，尴尬地张望了一下四周。他好像好些了，不知道是消炎药起了作用还是这昏死的一会儿让他得到了休息，反正他的脸色比刚走进来时要强上许多。护士向他解释道，他不可以睡在这里，还问他是否需要去医院。明必反应迟钝地盯着那位护士的脸，语速缓慢地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您。”随后，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药房。这时的阳光有些明亮，他眯着眼睛看了看路牌，确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。明必平时的方向感很好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辨认东南西北，但现在的他却有点蒙了，他先是往左手边走去，走出几步又回头张望，然后又改变了主意，朝相反的方向走。他一定是饿了，他急需一些热量高的食物来填补一下他的肚子。他朝胡腾街走，从他摇摆的背影看去，还以为是一名整夜宿醉的酒鬼。

在涡轮机厂的对面有一家伊拉克人开的清真肉店。他们除了卖生肉（当然是牛肉和羊肉）以外，还经营一家小吃部。那里是当地阿拉伯人的聚点，也是明必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他们做的烤肉和烤饼是明必最喜欢的。小吃部的店面不大，里面烟熏火燎，站着几个毛发很重的阿拉伯人烤肉卖肉。

明必站在窗口，他要了两份烤肉卷饼，还叫了一大杯